



# “奘”、“需”旁相混成因及其影响新探

任西西

古籍中“奘”旁，“需”旁常相混，对此学界普遍认为是形近互讹，我们的观点是除此之外二者在语义、语音上的关联也是促其混用的关键因素。本文即以形音义互求，重新探讨“奘”旁、“需”旁相混成因。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发现“奘”、“需”混用不仅使本来只有“人朱切”、“相俞切”二音的“需”声旁字多了其他几种读音，而且也促使许多本从“奘”的字改而从“需”，如“懦”、“糯”、“蠕”，这些字在汉字发展过程中，逐渐取代了其正体“慥”、“稷”、“蠕”诸字。

## 一、“奘”、“需”相混成因

“奘”、“需”混用在六朝时就已经非常盛行，甚至连当时的儒学大师都难辨是非，《仪礼·士丧礼》“乃沐栉，栉用巾。浴用巾，栉用浴衣。溲濯弃于坎。”郑玄注：“沐浴余潘水、巾栉、浴

衣，亦并弃之。”贾公彦疏：“潘水既经温煮，名之为溲已。将沐浴，谓之为濯已。沐浴讫，余潘水弃于坎。”潘水指泔米汁，古时可用于洗头，贾公彦在此解释得很清楚，温煮过的潘水为“溲”，洗浴过的潘水为“濯”。《说文·水部》“溲，汤也”，其下段注引上述郑注和贾疏，可见“溲”在此是个名词。然孔颖达《礼记正义》中误将《丧大记》“小臣爪手剪须，溲濯弃于坎”的“溲”误为“濡”：“‘濡濯弃于坎’者，皇氏云：‘濡，谓烦润其发；濯，谓不净之汁也。’”他引皇侃之说，以“溲濯”为“濡濯”，将“濡”释为动词，表示洗头，误。《仪礼·士丧礼》胡培翬正义即纠正了这一错误：“《说文》‘溲，汤也。从水奘声。’《释文》‘溲，奴乱反。’与濡音义俱别。今《丧大记》作‘濡濯弃于坎’，孔疏引皇氏云：‘濡谓烦润其发’，竟作濡字解，则自六朝时已误。”连皇侃、孔颖达这样的大学者尚且犯错，可见当时“奘”、

上丝毫没有问题。任何愿意使用汉语拼音电子邮件的人，尽管尽情地使用，没有任何技术障碍和政策限制。使用的唯一条件是有愿意使用汉语拼音的收、发双方。为什么没有人愿意使用它呢？因为汉语拼音电报里无法破解的弊端同样地或者更严重地存在于汉语拼音电子邮件中。

## 参考文献

- [1] 许寿椿《文字信息处理技术的三个历史时代和汉英文字比较》见[2]50—66页
- [2] 许寿椿《文字比较研究散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
- [3] 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尔雅出版社（澳门），1978
- [4]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 [5] 《中国通讯简史》，网络资料

- [6] 周有光、王荫圣《铁路电报应用汉语拼音的实地调查》（上），《文字改革》1962年第2期
- [7] 周有光、王荫圣《铁路电报应用汉语拼音的实地调查》（下），《文字改革》1962年第3期
- [8] 周有光《电报拼音化》，文字改革出版社，1965
- [9] 王选《王选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10] 周有光《语文闲谈（上下）》，三联书店，1995
- [11] 胡乔木《胡乔木谈语言文字》，人民出版社，1999
- [12] 《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应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25周年纪念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 [13] 《汉语拼音论文选》，文字改革出版社，1988
- [14] 周有光《新语文的建设》，语文出版社，1993
- [15] 苏培成主编《信息网络时代的汉语拼音——汉语拼音方案公布45周年文集》，语文出版社，2003

（通讯地址：100081 中央民族大学）

“需”混用之猖獗，以后历代此风不减，直到清代，段玉裁还大声疾呼区分二者，《说文·大部》段注：“古凡奘声字皆在十四部。需声字皆在四部。后人多乱之。”《人部》“古者奘声本在元寒部，而入歌戈部，需声本在侯部，而入虞部，分别划然。”《心部》：“需声在古音四部，人于切。奘声在古音十四部，乃乱切。而自参以来，改奘为需，不能諛正。”

“奘”、“需”相混历来都认为是形近之讹，《说文·大部》桂馥义证：“隶体需变作需，故奘亦为需。”《说文·心部》段注：“悞因形近或伪为懦。”曾良《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在古籍中‘需’、‘而’、‘奘’旁常相通，这是因为‘需’俗写作‘需’，如‘儒’或作‘儒’。”除了字形相似外，我们认为还有以下两方面原因：1. 语义联系。《说文·人部》：“儒，柔也，术士之称。”《说文·女部》：“孺，弱也。”段注：“孺之言濡也。濡，柔也。”《说文·子部》：“孺，乳子也。一曰输孺也。输孺，尚小也。”朱骏声通训定声：“输孺，尚小也，柔懦之意……孺，濡也，言濡弱也。”《集韵·虞韵》“孺，幼弱也，属也。”《广雅疏证·释诂一》“濡与弱义亦相近。”可见“儒”、“孺”、“濡”、“孺”皆有柔弱之意。“奘”旁字也多有柔弱意，如：《说文·心部》“悞，弩弱也”《人部》“便，弱也”。黄征《敦煌俗字典》中说：“古文训诂，往往声近义通，故凡以‘奘(nu n)’、‘需(r)’为声者，皆有‘柔弱’之义。例如‘便’、‘嬖’、‘悞’、‘濡’、‘嫫’、‘腴’、‘嫫’、‘嫫’、‘儒’、‘孺’等字皆是。”因此，人们潜意识中很容易将这两组近义字联想在一起。2. 语音互渗，加剧混用，即黄生在《字诂·奘》中说的：“诸字既以溷借乱形，复以误音溷声。”“奘”旁、“需”旁混用之初语音尚别，《说文·心部》段注：“其始尚分悞、懦为二字二音。故《玉藻》注云：‘舒便者，所畏在前也。’《释文》云：‘悞，乃乱反，又奴卧反，怯悞也。又作懦，人于反，弱也，皇云学士。’是其分别井然。”但随着形与义的互渗，它们的语音也开始相互浸染，《说文·心部》段注：“悞与人部便音义皆同，弱也。本乃乱切，音转为乃过切。……而转写悞伪为懦。故《五经文字》曰：‘懦，

人于反，又乃乱反。见《礼记》注。’于是有懦无悞，而以悞之反语入于懦下。……盖需奘二声古分别画然。需声在古音四部，人于切；奘声在古音十四部，乃乱切。而自张参以来，改奘为需，不能諛正。”可知自张参《五经文字》以来“需”声旁字下面常用“奘”声旁字的反切，《广韵·虞韵》“懦，弱也。又乃乱切”，《集韵·换韵》“需懦，奴乱切”，《集韵·狝韵》“需濡，乳充切”。正是形、音、义的全面互渗，“奘”、“需”之讹才泛滥而“不可胜正”。

## 二、“需”旁字多种读音来源

“奘”、“需”语音互渗可说明今“需”声旁字的读音来源。今“需”声旁主要有五种读音：nu n(孺)、ru n(孺孺)、nu(孺孺)、r(孺濡)、x(需)。“奘”旁字上古音“乃乱切”，由于上古“泥”母到中古分化成“泥”、“日”二母，所以“乃乱切”到《广韵》时代就分化成中古音“奴乱切”和“而充切”，这就是今“需”旁字 nu n、ru n 二音的来源。nu 来自“乃乱切”的“音转”，《说文·心部》段注：“悞，本乃乱切。音转为乃过切。”又《禾部》：“稷，奴乱切。十四部。今语奴卧切。”nu n、ru n、nu 三个读音的字本从“奘”旁，其字形虽改从“需”，但字音仍沿袭“奘”声。r 来自“需”声字“人于切”、“人朱切”，《说文·水部》段注：“濡……人朱切”又《人部》：“儒……人朱切。”而 x 则来自“需”声旁的“相俞切”，《说文·雨部》段注：“需，相俞切”，《广韵·虞韵》“需，相俞切”。因此，严格说，r 和 x 才是“需”声旁字的正读。同理我们也可解释“需”旁字一字多音现象，例如，在《汉语大字典》中“需”有 x、nu、r、ru n 四音，“濡”亦音 r、ru n、nu 等，其语音来源与上述一致，兹不赘述。以下是“需”旁字读音来源表：

上古音	中古音	今音	例字
乃乱切(奘)	奴乱切	nu n	孺
	而充切	ru n	孺孺
	乃过切	nu	孺孺
人朱切	人朱切	r	孺濡
相俞切	相俞切	x	需

### 三、“𠃉”旁为“需”旁同化

我们还注意到“𠃉”被“需”同化占多数，而“需”讹作“𠃉”的情况较少，这就是曾良在《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中提到的“类化”：“有的字或偏旁因为常用，一些字受常用字或常用偏旁的影 响，使原本意义不同而形近的字或偏旁产生同化。”“需”、“儒”、“濡”、“孺”、“孀”等较之“𠃉”、“𠃉”、“𠃉”、“𠃉”等更为通俗常用，前者不可避免地占了优势，这造成了许多本从“𠃉”却误从“需”的字后来居上，逐渐取代了相应的“𠃉”旁字，如：

① 𠃉 → 懦：《说文·心部》中有“𠃉”无“懦”，其下段注曰：“（𠃉）此篆各本作懦。从心需声。人朱切。乃浅人所改。今正。𠃉与人部𠃉音义皆同。弱也。本乃乱切。音转为乃过切。《广韵·狝韵》‘𠃉，而亮切。’《换韵》‘𠃉，奴乱切。’《过韵》‘𠃉，乃卧切。’《玉篇·心部》‘𠃉，乃乱乃过二切。’皆训弱也。此自古相传不误之字也。因形近或伪为懦。……凡经传𠃉字皆伪作懦，不可胜正。”

④ 𧈧 → 蠕： “蠕”本作“𧈧”，《说文·虫部》收“𧈧”不收“蠕”：“𧈧，动也。从虫𠃉声。”段注：“虫之动曰𧈧。”朱骏声通训定声：“字亦作蠕。”《慧琳音义》卷十六“蠕动”：“《考声》云：‘有足曰虫，无足曰𧈧。’《说文》‘小虫动貌。从虫𠃉声。’经文作蠕，误也。”《广韵·准韵》也说：“《淮南子》曰：‘蠓飞蠕动’，或作蠕。”可见，诸书皆以“𧈧”为正体，而以“蠕”为或体、俗体。

④ 稞 → 糯，《说文·禾部》：“稞，沛国谓稻曰稞。”“稞”本是个方言词，指普通的米，后逐渐表示黏米，《宋本玉篇·禾部》“稞，黏也。”《说文·禾部》朱骏声通训定声：“稞，沛国谓稻曰稞。……今又以稻之黏者为稞米，其不黏者为粳米。”由于“𠃉”与“需”相混、“禾”与“米”相混，“稞”

又作“糯”、“糯”，《宋本玉篇·禾部》“糯，同稞，俗。”《字鉴·去声·过韵》“糯，……亦作稞，从禾从需，俗作糯。”《正字通·禾部》“糯，俗稞字。旧注与稞同。俗从米，误，不知糯亦俗书也。”可见“稞”经历了到“糯”再到“糯”的过程，最后“糯”字流行更广，成为今天的正体。

由“𠃉”旁、“需”旁相混可以看出，形音义总是相互交融共同推动汉语的发展，因此在汉语研究中，形音义互求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是段玉裁在《广雅疏证·序》中说的：“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

### 参考文献

- 郑玄、贾公彦《仪礼注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慧琳、希麟《一切经音义》，台湾大通书局，1985  
 丁度《集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宋本广韵·永禄本韵镜》，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宋本玉篇》，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  
 李文仲《字鉴》，中华书局，1936  
 张自烈《续修四库全书·二三五·经部·小学类·正字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胡培翬、杨大埭《续修四库全书·九二·经部·小礼类·仪礼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朱俊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1984  
 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中华书局，1987  
 王念孙《广雅疏证》，中华书局，2004  
 黄生、黄承吉《字诂义府合按》，中华书局，1984  
 曾良《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  
 黄征《敦煌俗字典》，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通讯地址：361005 厦门大学中文系)